卖书男孩

薛 舒

很久以前，我梦想有一只巨大的书柜，它占据一整堵墙壁，从地面直插云霄，我分门别类地把书塞满书柜，有的书，需要借助梯子爬上去才能找到。坐在A字梯上找书，是我梦想的场景，那感觉一定很好，像一个拥有庞大财富的人，随时清点着属于自己的金钱。那时候，我刚开始赚钱，工资是280元。后来，凡俗生活所需的家什一直占据着我并不宽大的房子，我的书柜总是克制地立于家中并不显眼的一隅，需要随时清理，丢弃一些，保存一些，才不至于无休止地购买新书柜。再后来，书柜被填满的速度越来越慢，很多书，变成了“数字”，它们用肉眼看不见的体量隐藏于电脑或手机，抑或“云”中。梦想中直插云霄的书柜，始终没有拥有。

就这样，春天过去了，又来了，一晃二十多年。然后，在一个阳光好得令人不敢直视的午后，我赴了一趟“约会”，与一个叫“透河井”的男孩。男孩从上海的另一个城镇到我所居住的海边来，并不是来看海，更不是来看我，他是来卖书的，二十多本书，卖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我觉得，我在充当一个善良而又残酷的施救者，他说了，他需要钱。

对了，我应该说一下这个叫透河井的男孩的来历。其实我不知道他的来历，我只是在一个读书群里看见过这个名字，有一天，他在群里贴出一张卖书的告示，书单上列着：周作人《知堂小品》《谈虎集》；昆德拉《欲望的玫瑰》；《林语堂散文集》；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大约二十八本书，要价三百元。

这些书，我全有，它们在我的书柜里扮演着长者的角色，长年累月。可是彼时，我还是被某种莫名的心态左右，于是作了一个居高临下而又爱心泛滥的决定。我发私信给他：我想要其中的十本。他回复：把书名列出，我会给你送去。为什么不用快递？我问。他给我一个咧嘴笑脸：我比快递便宜。

他真的缺钱，我想，可我还是问他，虽然有些不礼貌：你多大？为什么卖书？卖啥也比卖书赚钱啊？他说：我十九岁。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卖书。

我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首先他的书来历不明，其次，他这个人，同样来历不明。他又发来一句话：如果能全部要下书单里的书，价钱还可以便宜点，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些书分开。

因为这句话，我选择了相信他。然后，便是我去车站赴约的这个午后。蓝色指路牌下，一个短袖格子衬衣男孩背着两个鼓鼓的包站在春天的阳光下，他的身后是一棵开满白色碎花的八重樱，风过，花瓣像雪片一样撒落到他肩膀上。他看见我，黝黑的小方脸上露出笑，生涩而粗放。他太年轻了，他应该还是个学生吧？我想。

我们站在路边，他把带来的书一本本摊在草地上，用川渝口音的普通话说：你数数，二十八本。

我没有清点，我看着他急切的脸，缀着黑色绒毛的上唇，在四月还缺一天的日子里穿着短袖衬衣露出的微黑手臂。以我的直觉确认，这是一个没有赚头的“骗局”，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三张钞票，我说：今天我们就用最传统的方式交易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他目露惊异，而后收下钱，笑了笑。我抱着一大摞书，心里忽然升起莫名的责任感，仿佛面对自己的孩子，抑或学生：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卖书？能不能告诉我？

他低头想了一会儿，仿佛终是下了重大的决心：好，我告诉你，不过不是现在，晚上，我在微信上告诉你。

直到晚上十点半，他都没有发来信息。二十八本旧书躺在地板上，我在犹豫，要怎么处置它们。他已经得到报酬，不需要回答我的问题了，答案不在售后服务范围内。我有些失望，却也只当作了一次游戏。然而，十一点多，他居然来信息了：我刚下班，现在，告诉你为什么卖书，那是，因为爱情……

文艺青年拿腔拿调的开头，他无需面对我，打字让他忘了自己黝黑而粗放的面孔。我几乎想放弃倾听，然而，还是好奇。他发来第二个段文字：但是，我丢了一个客户的包裹，报价两千元，赔不出的话，我就要丢工作。要是丢了工作，她就要和我分手。谢谢你，愿意买我的书……

忽然想起他说：我比快递便宜。这就是他要亲自把书给我送来的原因？他卖掉的，大概是他拥有的所有书了吧？不知道他还能卖掉什么才能凑满两千元。他把这一次变卖“家产”的理由，归结为“爱情”，他已经学会用“爱情”这样的词汇去描绘他的生活，我确信，那是他从二十八本抑或更多别的书里学会的。

这么想着，我哑然失笑，笑完，却陷入隐隐的哀伤，为他，抑或，为爱情。

他有过梦想吗？比如，拥有一只直插云霄的书柜？我没有问他。

把中国作品唱到西方舞台

晓 乐

被美国权威媒体Opera Wire《歌剧线》誉为“完美的普契尼式女高音”的全音域声乐艺术家陈泉，已不是第一次将中国的经典之作带到西方舞台。2020年的农历新年，她受邀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中国新年音乐会上演唱《我爱你，中国》，赢得了当地观众的广泛好评。当地媒体称，“观众为女高音歌唱家陈泉百灵鸟般的歌喉和扎实的艺术功底多次鼓掌”。

女高音艺术家陈泉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作为一位同时接受过东、西方教育的声乐艺术家，陈泉一直致力于将东方经典艺术作品带到西方舞台。中国的当代声乐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既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又熟稔西方艺术语言与技法。这些当代的声乐作品是东、西方当代思想与文化交融的见证。

2019年11月24日，陈泉在纽约的独唱音乐会上曾经演唱过中国当代音乐经典之作——歌剧《原野》中金子的咏叹调“啊，我的虎子哥”。该剧是一部运用中国音乐风格和西方现代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东方歌剧，曾经在美国演出，被称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歌剧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当地媒体称其为在国际保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歌剧。剧中最著名的咏叹调——“啊，我的虎子哥”，在音乐风格和演唱技巧上有着独特的较高难度的选段，是这部歌剧的精华所在。陈泉演绎的金子这一角色，对幸福的渴望与生命的热爱这一人类的共同情感，演绎得很有个性，恰到好处的诠释方式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无疑是她艺术水准最好的综合体现。

陈泉不光接受过规范的西方美声训练，还系统地学习过中国民族声乐唱法和戏曲唱法的咬字、运腔等技术，甚至还认真地学习过戏曲表演艺术的手、眼、身、法、步等舞台表演技巧。丰富的研习经历，奠定了她驾驭高难度作品的坚实基础，也形成了她声乐表演艺术的过人之处。

“在选曲时，由于文化差异，我曾经担心过外国观众对于东方旋律的接受程度，但是演出当天观众的热烈反响打消了我的顾虑。西方观众似乎很喜欢东方式细腻内敛的旋律色彩和表现方式，这为我未来将更多中国当代的经典作品带到世界舞台增添了极大的信心，我很高兴能通过我个人对音乐的理解用歌声感染每一位听众。”陈泉说。

在传统的声乐作品中，女中音、女高音和花腔女高音都是由三位不同声种的声乐艺术家来演唱，因为她们的音区，音色和情感的表达范畴都有所不同。陈泉的音域非常宽广，可以横跨这三者的音域并且在音色上各具特点。这在声乐演唱领域是较为少见且难能可贵的，业内人士称她为“全音域”式的声乐艺术家。她在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曾首演一曲《祖国》引起业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

《祖国》由作曲家吕黄创作，是一首难度较高且有一定挑战性的作品，它需要演唱家除了有较大幅度的音域表现力以外，还要对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有独到的理解。作曲家满意地表示，陈泉对于作品的处理非常到位，感悟力很强，完成度非常高。她的嗓音条件很好，有非凡的演唱技巧，突破了许多演唱的限制，甚至可以像乐器一样灵活，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同样对于陈泉的演唱给予极高评价的还有美国著名指挥康斯坦丁·奥尔贝利。他曾这样评价陈泉饰演的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的薇奥莱塔：“她的这个版本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音域或技巧上，其她的女高音都无法复制及超越……这源于她天然的‘全音域’优势和精湛的演唱技巧，以及激情饱满的舞台表现力。”

画家与贼

刘伟馨

挪威纪录片《画家与贼》，甚至比一部故事片还来得更具戏剧性：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女画家芭博拉，从捷克移居挪威，在奥斯陆诺贝尔美术馆开画展，不料，她的两幅油画《天鹅颂》和《克洛伊和艾玛》遭窃；在抓获两名窃贼后，芭博拉萌发了为其中一个画肖像的念头，此人叫贝蒂尔；在绘画过程中，两人建立起一种复杂的友谊。

影片开头，我们看到失窃的大幅油画《天鹅颂》——杂草丛生，躺着似乎是垂死的天鹅。暗黑风格的画作，让贝蒂尔感到很美。贝蒂尔不算职业窃贼，但在美术馆监控录像里，他和同伴从后门进入，用垃圾桶做掩护，偷走价值两万欧元的画作，电视台播报的新闻称：“艺术窃贼一般会用刀将作品从画框取出，而本案的窃贼则熟练地取下200枚用来固定画布的钉子，专业人员也需要一小时才能完成。”对这所有的行为，事后贝蒂尔被芭博拉问及，他都回答：“记不清了。”两幅芭博拉最珍爱的画作最后也不知所终。本片导演本杰明·李，跟拍很多年，在大量素材中，剪辑出这部令人不可思议的纪录片，获圣丹斯电影节最佳创意叙事奖。本杰明用画家和小偷各自的视角，审视对方；在叙事方向上，又不断回溯，递进，用一种曲折，推动故事发展。

在画家视角，芭博拉渐渐了解了贝蒂尔这个人：在农场长大，8岁时父母离婚，母亲带走弟弟和妹妹，再也没有见面，自己和父亲同住，父亲常常不在家。上学时期，贝蒂尔成绩优异，会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孩子。18岁时，开始酗酒、吸毒、贩毒，进入黑道，坐牢8年。贝蒂尔曾带芭博拉去他居住的地窖，芭博拉大为惊讶：墙壁挂满画作，书架上摆放着书。她认为：贝蒂尔在某种设定里，可能会成为自杀式袭击者，在另一种设定中，或许会成为首相。在芭博拉为贝蒂尔完成的肖像中，背景黑色，贝蒂尔脸上安详，低着头专注手中倾斜的酒杯，几根手指伸进红色的酒里。电影在表现贝蒂尔看到自己的形象时，先是一脸惊愕，睁大眼睛，然后语无伦次，开始哭泣，最后嚎啕大哭。即使他自己，几时这样审视过自己——这个熟悉而陌生的男人身上具有一种力量。

在芭博拉画画的过程中，贝蒂尔也在注视着她。芭博拉所有作品，蕴含着一种暗黑，“暗黑到大多数人都不会挂在墙上”，这可能源于芭博拉自身的遭遇。她曾遭前男友的暴力以及对她绘画才能的蔑视，深刻的伤痛，给予她赢回自尊的动力，使得她给自己的作品赋予更深层的含义，暗涌的力量成为她艺术的全部。在贝蒂尔遇车祸后，手上的伤疤成为芭博拉绘画的题材，她的现男友质疑，而芭博拉认为，所有痛苦的事物，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具有审美价值。

毫无疑问，芭博拉和贝蒂尔的关系，必将遭来非议，连芭博拉的现男友也不满：“和这样一个人交朋友会危害你的身心健康。”他甚至认为芭博拉丧失了理性。电影在处理两人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时，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展示，那就是，他们超越了男女，互为因果，挣扎在各自的困扰，又从对方汲取力量。贝蒂尔获得芭博拉的拯救，他出狱后，找到了爱人和男护士工作。他充满感激地说：“你激励了我太多东西，我是如此骄傲，能出现在你的画布上，你用一种新的方式，教会我艺术，艺术不仅仅是一幅画。”而芭博拉又何尝不是从贝蒂尔身上完善自己。她说：“在法庭上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一个赤裸的灵魂。”贝蒂尔给了她创作灵感，让她的艺术得到升华。

影片结尾，《天鹅颂》失而复得，芭博拉即将重开画展。过去，芭博拉曾画过贝蒂尔和他前女友在一起的画，此刻，新创作的画，前女友变成了芭博拉，这大概是他们友谊最迷人的象征。

读碟

“利是”趣话

陈森兴

新春佳节，多元文化交融的香港，到处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风俗。内地春节发放红包谓之“压岁钱”，香港则称之为“利是”或“利事”，寓意利于市场、利于事业、大吉大利。

数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过年，节前就看到女儿备好了数叠大小不同的红色封套，港人称之为“利是”封，并忙着把从银行兑换来的港币新钞，一张张分别放入。我有点纳闷，我们在港无亲无戚，此举何意。原来，在香港供职的女儿也入乡随俗接地气，将派发利是作为春节的一档节目了。春节期间，香港公司老板和主管要给办公室文秘、后勤雇员，楼盘的业主要给物业人员，餐饮与健身会所的常客要给自己熟悉的服务生，派送“利是”红包，寓意图个好彩头。“利是”红包也是分等级的，按密切程度、关系亲疏，通常是20元、50元、100元的标配，讲究的是精神祝福，重在感恩答谢、融洽关系、笼络感情，营造和谐吉祥的氛围，意在祈求新年顺利，其情感色彩与文化寓意，大于红包的面值。

大年初一，我与女儿出门，节日还在上班的物业经理、保安大叔、保洁阿姨满面春风笑盈盈一拥而上，将女儿作围拢状，女儿取出红包一一奉上，“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欢声笑语在耳边萦绕，浓情欢意油然而生，一派喜气洋洋，其乐融融的场面。甚为夸张的是，我还看到隔壁一个楼盘的物业人员，身着大红唐装或古代官服，作揖行礼迎接业主出行，欢欢喜喜等待“利是”的到来，像模像样的很有仪式感。

小小“利是”，浓浓人情，派出的是“利是”，收获的是快乐，这里是祖国的香港。

牛角挂书

（篆刻） 周建国

多了一种新可能

茉 莉

对于外乡人，春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外打拼了一年能暂时卸下工作的沉重和疲惫，暂时消除漂泊在异乡的孤寂，怀揣满满的盼望跋涉千里，期待推开家门那一刻父母的温柔笑脸，回到熟悉又温暖的环境；意味着和家人齐齐整整地吃上一顿团圆饭，分享一年里高兴的、难过的事，接着整理好心情，让自己充满电，轻装上阵继续下一年的奋斗。

但是今年冬天不同以往。疫情压力持续升级，各地防控的警鸣声不断拨扰着回乡人的心弦。回与不回，是摆在我和家人中间的一道难题，令人伤透脑筋。反复斟酌再斟酌后，我和老公还是决定退掉已经买好的机票，留在上海过年。

起初心里空落落的，原本足以支撑自己一年的念头眼见着被一点点抽走，无力无奈无解。想到去年因为疫情原因，奶奶和姥爷的身体越来越差，还有一年没有见过的老爸，背是不是更弯了，酒还喝得那么厉害吗？妈妈的手背皲裂好些了吗？……爸妈对我就地过年表示支持和理解，说此时此刻要顾全大局，也是保护自己。但当我听到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钟的沉默时，我再也绷不住了。

持续处于低迷状态的感觉很不好。我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调整自己，让自己跳出来。几次调整下来确实有些效果。大脑宕了机，那就先激活身体。趁着天气回暖，换上运动服让自己动起来，拉拉筋放放松，舒神又减压。心绪平复了许多，再去图书馆借几本书，把注意力分散到别处，给大脑充充电，提神又醒脑。

一天晚上和老公散步回家，他宽慰我说，“其实你换个角度想，与其回家要隔离十四天，不如省下机票钱，你来好好安排一下咱们俩的春节，让家里多些年味吧！”不错，租来的房子也是家，两个人的年也是年啊！于是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2021新春购物清单的准备中：电子鞭炮福字对联必不可少，老家特色年货、走亲访友专用的拜年礼包通通加入购物车，以快递的形式云拜年；少一点鸡鸭鱼肉大肘子，多一些自己爱吃的生鲜和蔬菜水果，既能完美避开“每逢佳节胖三斤”的魔咒，又可以实现左手车厘子、右手草莓；告别“群婴汇”，拥抱“吃了睡”，饺子点心囤一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胃；还有“种草”已久的家用跳舞毯，这下终于有合适的理由买起来啦！

如何体验沪式过年，同事贡献了许多宝贵建议。上海的春节远比东北温暖得多，游玩的选择也很多。当然，大前提是做好防护措施。比如吃一顿沪上特色年夜饭，半成品提早买回来；听一场新春音乐会；去上海植物园观赏年宵花展，到迪士尼体验新年主题；沿新贯通的苏州河岸走走感受海派风情，到青浦的水乡村落与自然共舞……不少朋友也打算留在上海过年，老公计划和校友们约几场篮球赛，我和闺蜜也约了各种云上趴……节日多得有点排不过来，有些期待了！

时移世易，总有一些问题是留给年轻一代人的。回家与不回，或许是道难题，也或许，是多了一种新可能。快递式年货、放纵式减肥、云端式守岁、5G式聚会……2021，我要安心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十日谈

在上海过个好年

责编：郭 影

上班族的“双城记”每天都在上演，明日请看《双城生活，不负努力不负爱》。